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UNKYUDO  
112 JAN 1952

C3

松雪集  
三

T5386

5640  
~~15460~~ (3)

C.1 ←

共四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七

海上後學曹

培廉

敬

校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  
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  
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  
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  
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  
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



與水際路遠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  
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葭葦藜焉不以水盈縮爲高  
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  
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  
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  
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  
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  
入於城中合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  
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  
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

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嚮而笑曰胡然而來  
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爲友其  
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  
不以爲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爲異已俄而戴  
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  
吾堂之南雷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  
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  
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

中而後畏縮怯爽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

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道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夸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袞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

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  
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  
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  
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  
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一  
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  
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  
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  
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  
間萬物之衆蠕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

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  
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  
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  
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  
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  
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  
能默然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  
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雁口既成官  
有解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  
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  
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  
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  
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  
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  
視昔爲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  
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

中營爲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  
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  
時推牛醞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  
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  
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  
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廼名之曰明肅而求  
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匾其顏方今天子聖  
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  
樂業除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橐鞬簡車馬從  
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

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  
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况入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  
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  
詩書爲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  
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物其孰與於  
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爲諸公勉是役  
也諸帥既定議簽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

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  
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  
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  
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  
未爲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爲大也百年不  
爲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  
君安仁完人也余往在江左識之及予來燕謂余  
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  
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  
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爲之記

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爲迂疎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爲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爲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爲身修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口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雲仍也蓋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口

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 月 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今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峰巒翠嶺前包平原却倚絕壑山回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



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爲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爲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爲之基義爲之塗禮爲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

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考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况茲園池臺榭之爲不作於已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

於公也敢書以爲記

大雄寺佛閣記

闕逢浣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已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

後人敢以記請余竊嘉其志乃爲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

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輦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

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爲寺而自別爲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爲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

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爲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瓊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閻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膽入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

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祗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爲文記其始末乃敘其事以爲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

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  
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  
與人煙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薈蔚藿藜蒙籠  
蔓延於其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  
之別所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  
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  
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己未江上之役兵  
既解而宮毀於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

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葦莽度才鳩工作而新之迺  
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  
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  
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  
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  
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鍾於樓  
中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  
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  
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  
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

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  
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  
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  
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絰某某成其終  
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  
者復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  
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  
加焉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  
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  
之以記爲請辭不得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

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  
道爲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  
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  
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  
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  
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  
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  
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  
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  
乃得優游逍遙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

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涇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  
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爲涇嘉興城西南  
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  
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  
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爲道院脫儒冠  
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爲事凡田疇所  
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爲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爲  
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爲栖士之舍其陽爲

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爲堤列樹松柏梅竹又  
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數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  
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  
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  
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  
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  
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  
以求自適雖未爲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  
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  
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

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爲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爲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齊管夸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

諱仲字直夫倜儻尚義晚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吾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爲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爲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如其言爲卜相其宜創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



凡材竹甃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  
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  
足其食余時與仲姬往往造其間君蒿悽愴祭饗從  
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  
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  
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  
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諡文定全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  
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爲兄  
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  
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搴  
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  
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  
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勳  
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世祖  
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闈識公  
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祇奉明詔公諱阿

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  
爲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呂竭失怙  
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  
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  
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  
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故其師又名之  
曰萬全事世祖皇帝歷大同路僧衆都提領釋教  
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統制院使積階資德大夫  
號正宗弘教大師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

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  
人已而被召留妻子北庭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  
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三年公從國師八  
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  
語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  
家若陰陽厯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  
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  
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  
別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  
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

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

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大都發祥里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日葬城西南剛子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爲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

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稟既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橫引用羣小以爲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逆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爲空相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汙

然猶坐累籍沒相哥臨刑吏以公爲詰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乃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爲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馬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

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  
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昔  
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日居禁中彌綸天下  
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  
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辯而上亦不疑及  
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事預  
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公  
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寘  
劉罪臣恐無復爲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  
乃得釋公所爲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

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  
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  
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  
娶郃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柱資善大夫  
隆禧院使力學爲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  
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也速孫男三曰普  
達答里麻安僧女二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  
公始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名聞天子爲天

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  
究天人道通孔李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  
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羣小並起皎然夫容出於泥  
滓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  
孔休其政孔脩物無不周義無不由成宗賓天公  
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  
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崇斯備刻辭豐  
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  
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  
謚文貞康里公碑

粵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明良相逢道同而德  
一天爲之清地爲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  
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  
立泰平之基歷數千載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  
唯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  
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  
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

有以道事君不詭不阿躋世於時雍若臯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爲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  
忽木自祖父海藍伯而上世爲康里部大人海藍  
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太祖皇帝虜  
其全部以歸第十子燕真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  
后性恭謹善爲弓服事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  
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爲公公幼  
事裕廟於東宮間因簡衛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  
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爲國子祭酒公  
時年十二睂目秀美進退詳雅已知成人父知其

非常兒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  
許公性强記日誦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亟  
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  
起家爲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  
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  
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  
入爲吏工刑三部尚書桑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  
於上前桑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爲訟冤  
者遺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桑哥  
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

審班與徹里等間劾奏桑哥上怒捕繫桑哥遣使  
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桑哥桑哥誅命  
公爲丞相公讓太子詹事完澤是時上春秋高成  
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  
論自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  
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完澤爲丞相而公平章政  
事桑哥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  
綱紀大壞在官者以培克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  
爲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桑哥弊政首召用舊  
臣爲桑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

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桑哥之黨唯忻都納  
速納丁蔑理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  
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由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  
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爲政善惡  
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叅伍相驗無能欺者苟  
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  
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  
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世祖莫年以天下事  
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辟右手  
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吾爲右手左手非



汝耶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許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惶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幸生汝爲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二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哉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

國及徵江南色銀有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於上爲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顧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爲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爲恨大尉伯顏受遺詔立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爲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

繇是深以爲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構  
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爲陝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  
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爲欺  
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  
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  
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中書朝廷之政稍紊  
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爲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  
事對公引咎自責流淚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  
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  
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爲之患吏不知義理言通一

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  
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  
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完澤之後大臣中無可  
繼之者乃薦荅刺罕哈罕哈孫自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  
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  
弟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  
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  
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  
其客也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

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  
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月十七  
日年止四十有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  
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  
城之民爲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  
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朝堂重  
輕十年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  
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今爲淮西  
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壽之女生子

夔今爲集賢待制女立童適御史中丞相朶兒赤  
之子不花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  
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  
郡太夫人世祖臨崩賜公辭一曰汝死持此來見  
我故公之薨與辭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  
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  
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  
是儀篤學力行聖賢爲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

長天官天官唯時廼董考工百工攸宜廼領司寇  
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敘無言不讐帝所倚  
注銖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  
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孰成薄海內外於變時雍  
匪公則賢維帝任公昔在唐虞臯夔稷契殷周之  
世伊旦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  
加諸帝將上天白璧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  
城之西巍巍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  
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頫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  
員外郎程君天錫實爲同僚以故知之爲詳君天  
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  
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  
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  
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  
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  
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  
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爲不淺

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蒲金末自蒲來  
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  
於蒲道里之遼遠譜牒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  
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  
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  
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  
爲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  
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敘而銘之按程  
氏其先蒲人世以農爲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  
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

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  
剛毅以佃僮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  
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玉始年八十三卒  
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爲人匠打捕鷹房  
等戶總管慷慨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  
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別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  
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庄以葬  
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  
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而下三世  
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代賢臣名

士高官大爵者冒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  
 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  
 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  
 十餘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  
 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  
 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德  
 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  
 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  
 惟元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  
 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割金爰徙薊  
 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實為燕程始祖之藏施於  
 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  
 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為氏秦漢梁周咸有  
 聞人至唐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  
 金居汴入元徙霸卒葬盧師為燕始祖四子皆賢  
 有孫孔武弼亮贊襄袞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啟土  
 宇土宇既啟再世維公孰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  
 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檜曰昭曰穆敘

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忠天監不遠  
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七

金吾於人元封... 夫出太昊世裔... 苦子封古爵... 外入其子子孫... 立有富貴昌...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而刻不...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  
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  
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跌高三尺廣四尺其  
長倍高侯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  
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  
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

十有二尺侯求余爲文將刻諸石爲余言如此余  
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爲之歎  
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  
叅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爲平定知州時德政  
碑言賣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興碾磴省民錢五萬  
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  
楊述所爲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却湫以  
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邨凡水之利無遺力焉  
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爲民倡故雖功  
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

無以過之蓋侯性朴質強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  
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  
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贊蔚州人年十一給  
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長  
右三部俾領三千人采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  
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授蔚州采  
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爲采木提舉由奉  
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  
尋知嵐州平定州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爲中順大  
夫知宣德府仍領采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



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  
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  
諱萬從太師國王爲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  
不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某月某日  
墓在蔚州麥子曠銘曰  
至頑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芒之  
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  
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  
下爲利徼幸已私天則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  
先壟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

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書入又嘉其德也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  
氏由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  
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  
十里河之原故遂爲郡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  
數任事不避繁劇當官者以爲能吏省部入舉居  
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事羈束初  
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  
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

厚贐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  
他人所好子女玉帛棄若涕唾唯收書數千卷而  
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爲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齊南名  
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  
伯曰元禎中曰元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元禎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於十里河之先塋  
禮也既葬元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請余文將刻  
石墓左以傳不朽余聞張君言元禎勤讀書元溥  
爲吏廉謹鄉黨皆以爲善人又嘉其勤勤懇懇有

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若是  
余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必皆賢卑位  
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  
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爲信雖  
數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  
聞其言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  
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  
居鳳翔號縣歷五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

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爲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於號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蔭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於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衰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望故葬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號數

千里顧終不能歸葬於號乃卜地於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邨葬曾祖衣冠以爲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節度府君始實中統元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爲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爲河間西汉股鹽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

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一子善慶尚幼二子曰大  
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次曰守智字善父天資  
明敏方有志於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  
考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  
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爲孟頫言吾同里有杜  
伯榮者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  
有券約百紙皆父兄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兄積  
德之惠何用徵爲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  
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

者伯榮終不以爲己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  
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  
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者老欲聞  
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  
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爲人如此一日與偕  
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  
歲時丘壟不敢廢祭埽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  
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  
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爲文以銘  
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

律公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敘而銘之大興  
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  
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  
徂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  
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邨其紀伊何  
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  
熾我作銘詩刻諸堅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縣人曾大父彥大父溫

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室蒲察氏生二  
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  
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奧魯萬戶  
中統庚申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  
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荅同管軍器監事至元  
丙寅也速荅行中書省於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  
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  
輸供給未嘗乏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  
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  
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

分道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爲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公爲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爲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邨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衆皆驚曰公神氣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

誼諱母厚葬具夜將半命其子個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北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往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公正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爲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於太原井谷邨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既歿之

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墓府郝  
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  
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  
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  
其時矣當即成婚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  
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侗  
集賢侍讀學士曰倣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長  
適行省郝公之子四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挺  
次適東平轉運副使張仲端之子忻州秀容縣主  
簿藻次適汾州西河縣尹吳公之子某孫男七人

曰乞早世曰興宗曰興祖方向學曰某曰某曰某  
曰某尚幼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  
孟頫蒙恩召至闕下公叔子集賢學士侗以孟頫  
往年嘗爲同僚語孟頫曰侗之先君既葬八年而  
墓銘未備侗爲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  
再不獲敬敘而繫以銘銘曰  
凛凛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  
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曾未半百遽爾  
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畀公才百未一試稍  
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

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亡信哉斯  
語井谷之原是爲公藏刻茲貞石俾後勿亡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

姜公墓誌銘

公諱彧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  
諸姜皆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  
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  
者賴以全活甚衆里中稱爲善人考諱椿質直尚  
志金末盜賊蠭起避楊安兒亂來水寨依張侯以  
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飢饉死者

相枕籍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於  
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  
百言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府公因  
侍父至府幕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  
年凡簿書會計之事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  
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事屬大數戶口俾公  
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賴公裨益視  
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闕奏割陵州等五  
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叅議府事中統三  
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



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壇反諸郡素不爲兵  
備壇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  
子脫身走從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爲收  
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壇不得出外又絕  
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將相  
食時嗣侯被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  
旦夕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  
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  
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  
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那有是耶公曰今

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聖旨明言李壇  
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  
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  
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  
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  
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  
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  
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  
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壇  
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

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於朝授大  
都督府叅議會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  
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萊多荒往往爲行營軍馬  
占爲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羊馬踐食  
之殊不聊生公爲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地民  
地封土爲畔豪奪不得行縱軍馬擾民擇其尤不  
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  
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  
昔無粗麻今續繒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勾請  
赴部其民扶老攜幼遮道馬爲之不行俄授東平

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  
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  
殿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剛稜疾惡不  
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  
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  
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革者甚衆  
江左陰受其賜再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  
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  
能自樹立好讀書爲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

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爲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輶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爲惡既謝事閒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鬢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正月十四日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赤蓋氏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侯氏出也次曰呂次曰璞女六人適名族孫男二人曰珏曰璧孫女七人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庄白馬山

之原以夫人侯氏祔禮也迪吉等敘公之行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之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于堂公既卒而不爲之銘情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於太公齊失其國散居於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已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升諸公朝出守渤海龔遂之政尚友千載峩峩豸冠兩登憲臺巡按四方奸宄爲衰既老

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鬢朱顏謂  
可百年胡爲遽爾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  
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  
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  
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無世俗兒  
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  
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鄣德府君某御史室雁門  
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顏色壬辰

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  
來洛居高年邨兵火後家益單鄣德府君從事於  
相性疎財不事生產母手織紝以儉約取給奉御  
史甘旨無乏二子曰復字師顏曰衍字師孟復既  
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  
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  
月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攜衍奔喪除服  
歸相而復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  
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  
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

幼幾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  
復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貴盡在汝汝勉之  
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爲中書小  
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爲  
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爲時名士母之力也嗚  
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  
諸途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  
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爲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  
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  
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於今口十年矣

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  
余亦宜爲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於來  
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訾字中父胄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  
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  
圭是爲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  
是爲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新興恭襄  
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  
累贈通議大夫是爲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

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叅  
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  
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  
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  
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  
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爲諸郡最拜金部  
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  
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  
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

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  
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以言者免二年差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  
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  
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  
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言者罷景定元年五月除  
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勅令所刪修官十二月除右  
文殿修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  
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  
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  
鹽所十月除權戶部侍郎尋升敷文閣待制賜金  
帶以言者免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  
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  
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  
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祖落度宗踐  
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  
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  
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

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  
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  
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  
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顥孟  
頵孟顚孟頵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頵奉  
議大夫滄鹽使孟頵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頵承  
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頵頵已不幸死  
女十四人孟巽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卿孟允適  
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適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適印直傳

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  
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  
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二人曾孫男二  
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  
鄉聶邨越十一年墓毀於盜至元庚辰抱痛改卜  
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睂目疎  
秀襟度洒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  
行才任治劇而爲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  
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  
公震孫誅之曰府君於時爲循吏於朝爲名卿於

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言府君歿十二年而宋  
歸於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  
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  
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  
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  
以爲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  
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  
二月□日不肖孤孟頫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



自吳興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  
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  
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  
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  
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陋而民瘠方  
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數科條繁  
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爲事情愉色  
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事集兵  
後田萊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  
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

有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網罟羅  
積水中得枯骸冤乃得白民驚異以爲神吏奸無  
所容囚瘦死者衆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  
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  
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  
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爲笑樂無復仕進意大  
德五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箆  
氣雖微而神不亂撫其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遽  
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  
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

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先府君  
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  
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  
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  
戶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  
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  
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恤無厭  
斲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澹  
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  
畢將卜宅以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

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  
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  
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  
戲言情容蓋恂恂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  
石耶既辭不獲乃敘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  
善慶鐘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  
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  
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  
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

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  
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厚之任南乾山下  
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泱泱松柏蕭蕭  
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  
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爲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  
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祔祖考妣之域唯先生  
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爲銘君諱  
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

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  
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佩  
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間畢力  
幹蠱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  
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爲一  
編鋟諸木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爲孝可  
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  
忽苦足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己未四月  
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  
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

也女三人長適周斗明次在室次適朱謙庭瑞卜  
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  
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  
者布在方策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  
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棄  
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報  
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爲之  
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  
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逖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  
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  
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  
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爲神仙方術自號  
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於世初太常  
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爲華亭人蟾谷  
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於朝者一再徵不起  
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作爲偈言七十八年在世  
中天開震動景陽鍾白雲得路騰空去妙有靈光

空不空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順化矣  
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實生公  
公蚤穎悟能弇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耆欲奮  
不顧去人地遠適意所領會雜能旁魄不名一行  
雖時日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  
學既而曰是不足爲棄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  
神檐其辭所至人爭遮致之尚書陳公存叅政文  
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爲布衣交中書盧公鉞  
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棄去歸故里  
閉門絕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世祖皇帝遣使

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  
以疾辭明年春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  
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  
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旨顓召兩人其一人儒學  
提舉葉李遂與偕見上歡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  
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  
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  
導以歸以爲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  
官時與葉公議語一不愜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  
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焜焜於朝

者咸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  
年春上命今丞相高公征爪哇遣使召公爲輔行  
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爲請以老病免資  
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  
之敘日月啟明乎西東乾坤象法於崇庠與萬物  
之飛潛動植呈妍摘詭發洩瘦隱凡精神所及一  
寫於詩濯去俗累皦皦然作不經人道語公蚤以  
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爲之敘  
引至是裛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於家  
其遊情物表發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

北人士號稱知道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爲縛  
絀柔從又不爲喬宇嵬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  
義無親疎貴賤廣坐稠人間輒面媿不少借猥猥  
自臧一無所擬恁以故拓落於時而人亦罕得傳  
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頌者宋丞相益國公之  
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  
爲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痛體煩  
食輒衰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  
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  
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藏顧未能視去爾累如脫

躡耳以至於是吾疾病矣急爲我備具時郡貳車  
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蘊去未幾時輒具盥  
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入  
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語絕而逝時  
大暑三日而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  
生於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  
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  
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女一人曰福源  
適姚氏又徐氏生女三人曰壽堅適鄭瑤曰妙淨  
妙端皆未嫁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公歿之十有五

日二子用公治命從乾毒道闍維卜以口年口月  
口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  
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  
極寒盛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  
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沒非孟頫誰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  
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矯先生出處進退  
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消搖卒歲人見其  
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  
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旦莫之間也

任叔實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爲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爲食而文日大以肆遠近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爲主不作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

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謹按君諱士林字叔寔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夸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竒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爲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



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耒也不幸亦卒耜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耜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於霅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寔之不幸既弔其子相嚮而哭尚忍辭爲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叔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亦爲嗟若歸葬松鄉耒也同域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曾大父諱堅妣朱氏大父諱寔仕宋爲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戍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李公移鎮沿海辟

君承信郎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至元辛巳征  
東省右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  
故舉君爲管軍千戶師還隸高郵萬戶府移屯揚  
州告閒得請澹然家居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  
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名畫購之千金不  
惜延師教子捐腴田二頃建義塾以淑鄉里子弟  
創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系橋鑿  
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間親疎樂與無  
倦人以厚德稱之至大庚戌廉訪司以名聞於朝  
表其門曰義士晚自號靜心益留意內典與二三

高僧爲友疾病遺令家人毋厚斂毋過哀泣種戶  
逋米三千餘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而逝  
生淳祐庚戌六月癸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  
年六十四初贅費氏早卒再贅陳氏武塘承信陳  
公女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志純事  
夏禹錫志淑事陳良輔嗣勝爲尼志柔事陳昌漢  
英漢傑志純嫡出也孫男八人權玘理瑗珂瓊珏  
瑄漢英等卜以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  
麟瑞鄉之原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爲人不遠  
數千里書來京師求銘不可辭乃爲銘曰

鳴呼孰有為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謂積善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公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八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九

海上後學 曹培廉 敬三 校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吳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訔贈昭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

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於吳興郡公墓  
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美湛恩汪濊  
罔間歿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焉廼十  
二月甲子立石於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聖  
天子丕顯成命銘曰  
惟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顏不肖  
孤敢曰膚敏昔被詔徵旋躋巖近通班集賢入侍  
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  
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褒崇予告還歸  
攜家南驚虔奉制書告於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

粢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  
之思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歸然墓門用  
侈殊遇人臣之榮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相與無間  
然莫師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闊至大中  
蒙召命道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爲先人立碑  
復召至京師師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  
何意哭師孟哉有事孰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  
不痛哉師孟諱衍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

太康再徙蒙城大父仕金金亡北遷相故今爲相  
人幼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姿開爽善論事初  
以才選爲中書掾歷禮吏部主事兵部員外郎萬  
億賦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鹽  
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國家急務唯  
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沿革廢置本末無不身歷  
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  
一然慎許可平居恂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辨無不  
中的酷愛古書畫竒跡真一代佳士皇慶二年十  
一月癸巳卒大都寓舍年五十有六其卒也余甚

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兼  
戶部侍郎妣楊氏雁門郡君父諱文鼎鄆德路轉  
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爲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  
劉氏鄆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叔重二女  
長適郝升次幼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叔重以其  
喪歸葬相州先塋銘曰

嗚呼師孟常蘄其有爲余亦常蘄其有用於時而  
止於斯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

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  
俊之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  
於宣化承流蕃屏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  
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  
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  
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入唐廣  
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延祿  
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  
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  
包孝肅公諸老爲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志其墓後以曾孫與義參  
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曰慥忱  
慶曆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  
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灝官儒  
林郎灝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爲少中大  
夫國子監丞是爲公會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  
大將軍陝西規措使是爲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  
朝爲東平路勸農使是爲公父妣李氏公生而純  
孝年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  
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

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  
藉監丞稍遷同知復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  
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庾嶺諸郡盜賊蠡起  
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  
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衆  
以爲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况非其罪由是命  
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略右  
丞忽都鐵木兒公方督征交趾軍糧過海適與賊  
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  
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

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  
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能  
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爲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  
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羣盜屏迹訟庭  
闐然逃民稍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稻禾芄然蔽  
於四野宋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  
餘人皆鬚髮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  
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  
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堵牆留十數日  
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爲已任屬縣

德化學久廢立修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  
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創城中一新之及建陶  
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  
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  
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  
總管龍興徽仁裕聖皇太后分地陞辭太后諭旨  
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  
障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版壞民廬舍飢死者  
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爲鈔二十萬貫聽民  
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

移之患民至今以爲德大德元年拜領北湖南道  
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職在進賢退  
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爲能豈風憲之責哉  
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除建  
康路總管爲政安靜門無私謁行臺甚相推重公  
以春秋漸高辭歸十一年御史臺遣使即授公浙  
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武  
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臺使趣公赴任公曰當國  
家憂危之際豈人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  
浙大饑紹興尤甚死者相枕籍公賑之百方活十



餘萬口復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曹  
邁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  
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由氏行省郎  
中取新之女早卒繼室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伸之  
女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  
鐸之子壽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東臨濟縣  
北原疑山之先塋禮也公資沉毅喜怒不形於色  
絕口不臧否人物胷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  
之傳爲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辭曰良如金玉  
重若丘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

始觀此則公之爲人可知已數典大郡有古循吏  
之風屢持憲節不爲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  
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人據爲之勢設網罟陷穽  
以羅人之過淫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迹惴惴然日  
以殺身破家爲憂方以快意夸考其行事貪穢縱  
橫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  
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  
墓孟頫閒居吳興公過余霅水之上屬以事出不  
果一見公留詩爲別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  
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

不識公而敬公之賢追尋傷悼乃爲序而銘之銘  
曰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洎元咸有俊臣維廉訪  
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維陽  
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鵬匪鸚維鳳維麟賑  
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上德  
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  
甫卒葬江南爲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  
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袞貴富康寧曰  
攸好德疑山之原實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

刻銘美石終古不沒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

商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靳公墓誌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  
祖考諱璇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  
符贈集賢大學士通奉大夫謚安靖妣張氏西河  
郡太夫人公幼聰敏服勤經訓迎刃而解安靖公  
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有顯者興吾宗者  
其在此子乎父歿益自厲於學尤精天文象數會  
詔太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

故相張忠宣公薦之世祖皇帝數召對占筮有徵自是從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爲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轉承直郎祕書少監奉議大夫祕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辭甚剴切世祖伐叛東北以公從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軌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學詔從之繼從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謂治國以得人爲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本迨正位儲闈首引左右前後皆正

人之義且言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諏善道故能致中統至元之治上皆嘉納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晏服也一日上朝隆福宮語及公忠亮召錫金銀廐馬或議甓都城公曰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至於加恩闕里惠養老臣贖飢民所鬻子女多所裨益嘗侍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強特勅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

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間今上皇帝在春宮聞之特  
陞公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太史院使餘如故  
時駕在白海子有旨趣召既見先帝諭公曰卿三  
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議通正院  
事至大四年三月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  
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  
生於癸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  
繼室楊氏錦氏王氏子一人道泰女二人長適忠  
顯校尉法物庫副使高師善次利璋在室子及次  
女皆錦出也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

魯郭先瑩之兆乃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  
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  
款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別遽爲死訣也嗚  
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曆象是官帝典所  
紀莫斯爲先維安靖公學於星曆昭文嗣之益精  
其術實居聖元羲和之職服事四朝秉心塞淵每  
因人天進盡讜言乃陟丞疑乃長昭文出陪乘輿  
入贊帷幄從征遼海侍巡朔漠刻期制勝恢我王  
略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及考妣顯被皇恩安靖

有言果大其門魯郭之原維公之宅流慶後人忠  
孝之澤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

墓誌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  
由已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資之  
崇庠視粟之多寡著爲令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  
捐瘠之民此堯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侵濮  
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  
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

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禦兒也曾祖考諱敏祖  
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  
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  
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創佛寺曰仁壽曰福  
善曰永福曰報恩曰普濟創道觀曰玄明又創永  
安東岳行祠爲義塾以淑學徒爲井幹以便行汲  
爲津梁以濟不通爲榷櫝以給死喪名山大刹捐  
金舍田夏設無礙浴冬設無礙粥印施藏經周恤  
孤寡其樂爲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  
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

沿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庵僧曰我死  
可化於此衆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  
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  
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爲其卒六月二  
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  
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  
抵家僧俗弔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於耳其爲人  
所鄉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  
九日火化於所指之地奉函骨於堂迨今八年允  
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顧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

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於土乎乃卜以延祐七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旁娶沈氏嫡子  
一人允中也女一人適卜士庶子三人俱幼再娶  
趙氏生一女亦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  
余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能散者是宜銘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發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  
官禮亦宜之盍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  
在茲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興焉傳

千數百年以至於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  
老氏其言則神仙符祝之事後世爲其說者必曰  
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號  
稱神仙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氏之先以飛昇尸  
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倫  
秩然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能久而獨存者  
乎蓋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代演道靈應  
沖和玄靜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  
君之德又盛焉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  
夏五月驛召三十九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

闕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  
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君諱惠恭姓  
周氏信州貴溪縣上饒里人曾大父諱文舉妣聞  
氏大父諱深甫妣畱氏父諱新妣王氏宋封孺人  
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年而歸玄靜真君事舅觀  
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二子整齊閭內有母  
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  
十年而澹然沖素恒有遊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  
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  
姑至大元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

壽七十時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賜上尊宮錦又  
明年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  
二月癸酉忽危坐問日蚤晏倏然而逝九月藏冠  
履於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濟宮於墓側以爲棲  
神之所皇慶二年追錫今號二子曰與棣嗣三十  
七代天師號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曰與材嗣三  
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  
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  
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號稠恩疊  
數炫耀照暎莫如我朝以閨闈之德被天子異眷

賜碑紀行則又自元君始上豈不以元君身育二  
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爲之化不失  
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銘曰  
元君昔下崑崙峰師子白鶴歌噦噦龍神虎君衛  
西東霞披霧散開靈宮蒼溪窈深山龍從白薇花  
香露氣濃元君燕居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七  
十之年顏如童二十四巖春濛濛倏而逝兮乘天  
風雲駟電旌滿虛空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之麓  
鬱葱葱千歲歸來福攸同物不疵癘年穀豐微臣  
著銘書亦工巨鰲負石厚以穹死而不忘安有終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  
帝明君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  
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於  
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  
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竝  
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清閥妣薛氏繼陳氏生  
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而超邁

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爲方外遊乃辭母去  
俗著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  
依中峰巖木茸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  
洞經法回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真士玄風遠播  
法海傍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  
袖遠遊乃捫蘿仙都回飈雲水納交名釋載叅辟  
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  
俾掌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霜暑一  
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  
王孫托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度廟錫號輔教大

師爰受紫衣之榮。遄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於崑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都。披膽陳辭。爲民請命。王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麾爲之斂。兵民社因之安堵。遂俾馳驛入覲。帝閣輜重。兼行混風埃。於卒伍樵蘇。後爨忘朝昏之粥。饘艱勤備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綱紀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已以求賢。

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階。高談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聖知莫知。云報尋有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以茲銜命南驚。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墮蓼莪之淚。先師知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鳧亟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鍊師而進見。天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璽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路道錄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觀事。先是

宗陽燬於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爲期至是  
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瓦礫凡正殿講堂壇靖  
廊廡真館丈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宵梅梁杳  
其架霧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  
造三清尊像及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晬耀至  
於金鼎突兀以騰煙洪鐘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  
弘敞丹扉廓乎開闢不干衆力獨立大方真人往  
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峰即葛仙之丹  
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  
瓊山發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人雲

外步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髣髴而清齋視紛華如  
敝屣香餅巾拂不事珍竒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  
幃雖設取足於綌締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  
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數萬卷道德註疏何啻千  
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發揮  
關尹闡玄文子纘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  
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  
心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以考妣不  
及於養即通原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  
於爪髮之微亦藏幽室終身之慕每見戚容孝事

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勞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髦荒求秩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念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爲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真爲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二正月十日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而出偈遺諸弟子十一

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十一日壬申遷神藏於天根道域慨旌揚之拔宅仰企無從思許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號攀挽巷無居人舳舻蔽流縞素彌望又豈特送車千乘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干人其高第弟子姚志恭孫拱真以真人事狀請大洞法師張君嗣顯過余溪上張君於真人有雲霞之契於孟頫有道義之交俾撰新銘用彰玄德孟頫粵從髫歲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

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契相投雲將  
拜鴻濛為師緬懷維舊太白為紫陽銘墓授筆何  
辭銘曰

至人應世啟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  
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陞高步雲瀛其一氣藹蘭芳形

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輶閭風揮袖

服食五牙棲遲三秀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

粹聖王化彌尊懸諸日月纘於乾坤谷神不死至

道長存其三仙寓金暉真容玉暉桂闕霞氲芝城雲

斐碧瓦參差丹榭焜燁屢降鸞書時朝鳳宸其四籌

峰宴景真館疑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泣月

露草淒塵佇雲關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  
既顯受寶冊於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  
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若曰維茲懷孟於寡躬暨今  
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綱登大位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  
嚴奉三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祖宗之德明迺  
國釐以衍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院臣以興以輸

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  
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即市荆楊大木使就繩削浮  
舟以來乃若鐵石瓊甃髹丹堊墁之物像繪幡蓋  
函度鐘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皇太后賜  
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贍  
食於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孟頫  
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元誕受天  
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  
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  
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爲泰和度越

唐虞三代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象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  
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  
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求諸吾心  
而已今皇帝陛下重純系熙而皇太后殿下執坤  
承乾前朝後闡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率普是  
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  
天地之體迓續烝民之生焯然爲萬世皇極之主  
也矧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城咸在都畿之內

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  
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算於  
萬億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  
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曰  
昔在能仁出震五天具正徧知垂教萬年付累之  
弘須聖乃傳於維皇元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  
授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  
山絡海悉貢悉輸格於穹昊肇我今皇皇侍長樂  
聖孝孔彰太母曰嘻予有攸德諸佛應心在予一  
德睠思河內帝昔潛龍宜即舊邦塔廟是崇爾徽

政臣畫堵爲宮其堅其良駿發爾功庶工子來奔  
走先後既畚既斲亦塗亦鈎豐棟華榱文網雕牖  
珉堦珺級翼映左右慈顏載豫瑞慶有開錫名興  
龍聖言大哉旃檀苾芻以道實來既寧爾居亦豐  
爾食乃割井腴乃弘經席花雨繽紛唄聲晨夕懷  
人盈庭頌言以謹龍德方中萬目齊觀豈惟懷人  
有憚在顏既開化城兆民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  
峙蛾眉非遙五臺非邇青俊白象時戾時止函香  
歲來以格繇祉降祉既繇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  
燭無量飛潛動植冰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於上

皇上孝仁德並義軒纂繩祖武光裕後昆兩宮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於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下久永在廷之臣孰宜爲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曰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爲燕山河人自幼性

不能肉食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爲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總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燼然旦爲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寺復虛席衆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厭斁世祖皇帝聞



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成宗時別賜地於  
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號  
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髮之徒以萬  
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爲羯磨首歲以六月六日  
用所得布施資飯僧五百衆誦諸大經及於兩寺  
講筵捨長財以修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  
人師未卒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  
先爲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焉壽七十二臘三十  
有五師自泣講席數蒙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菩  
薩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懿旨以護其法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  
爭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爲道無形易流  
而蕩立之範防寔毗尼藏不肆而拘曷既厥能非  
說所說演最上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  
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  
世皇元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  
厚德涖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復登戒壇爲  
羯磨首如大將誓衆惕然受仰承列聖被之休光  
盛爲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正法不  
壞利及生齒帝念不忘勅臣孟頫著銘於石以告

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笑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爲菩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爲能大師十傳

爲臨濟大師師生於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大師黃檗種松剷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滹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繇臨濟而上至於諸佛繇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矢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大師後禪分爲五唯師所傳號爲正宗一傳爲興化獎再傳爲南院顥三傳爲風穴昭四傳爲首山念如此又五傳而爲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嬾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庵容庵

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  
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能系  
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  
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爲本師之大弟  
子二人曰可庵朗公頤庵僊公朗公度葦庵滿公  
太傅劉文貞公僊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  
貞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  
定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元元卒爲佐命之臣皆自  
此啓之也元貞元年成宗有詔迎西雲大宗師住

大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摛玄言得  
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  
而大今皇帝欽承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爲印以賜  
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  
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  
頰爲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孟頰既叙其  
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於少林赫赫少  
林師我震旦使爲佛種不缺而斷傳後十世而得  
臨濟爲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四是爲海雲坐

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  
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睿  
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  
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為眾演說聞者讚歎信  
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今皇帝聖深契道要  
曰臨濟宗繫爾能紹即心即佛時乃世守傳不以  
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  
其原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九



